



册府元龜



43
849
217



冊 4 3
849
卷 217



冊府元龜

日蘇始自為文良伯卓曰慕秋淮南李嗣京叅閱

日受日今論國命蘇維江家王西極文翔鳳訂正

其京字李常表王報其主排軍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才學

論薦

舉劾

大周官行人之選漢儀使者之才應聘四方祗役千里委之專對理無失辭必資才高樽俎學備古今觀其唇齒相依之世玉帛結好之辰酬酢風生是非鋒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乙

起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晉趙孟為卿與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

之鄭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乃用

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

蜀費禕使于吳吳王饗之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

馬良字季常先主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

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上為良介於孫將軍亮

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

以紹昆吳豕韋之勲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吳大帝
敬待之

吳張溫為輔義郎中將使蜀至成都拜章于蜀主曰

昔高宗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幼冲隆周德於太

平功冒溥天轂冠罔極今陛下聰明之姿等契徃古

摠百揆于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忻賴

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澣願與有道平壹海內委心

協規有如河水軍事繁興使役乏少是忍鄙倍之羞

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

入遠境及即近郊類蒙勞賚恩詔輒加以榮為懼悚

怛若驚臣謹奉所賫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梁庾信爲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
鄴下所稱

陳姚察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在關
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
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各下定無虛
士著西聘道里記所序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
後魏李同軌孝靜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
武深耽釋學遂集各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
大品經引同軌豫席梁武帝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

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崔光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
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
還

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齊齊武帝謂彪曰卿前使
還日賦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言今日
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
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帝惘然曰清都可爾一者何
事觀卿言似成長闕朕當以殊禮相送乃親至卿邪
城登山臨水群臣賦詩以送

李業興爲通直散騎常侍孝靜天平四年興兼散騎
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于梁梁散騎常侍朱
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興曰委粟
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
中用王義業興曰然維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
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
亦不專從若卿此問用王義除禪應同二十五月何
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
昨見明堂四柱房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
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爾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

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
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
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
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
信不异不答梁武帝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
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正讀五典至於
深義不辨通釋又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系之周公召
南仁賢之風系之召公何各爲系業興對曰鄭注儀
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

業及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分其故屬
立二公各爲系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
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
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又問乾
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各爲虎問意
小乖業興對學識庸淺不足仰酬又問尚書正月上
口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梁武言何
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
知夏正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
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
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
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室家者雖自
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
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
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
對曰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
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
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在必可法原

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
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
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
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萬代業興對
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知此之
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曰太極是有是無業
興對所傳太極是有
北齊魏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
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在塗作聘
游賦辭甚美麗

劉逖為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
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
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
隋薛道衡為內史舍人使陳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
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唐裴度元和中為司封郎中知制誥時魏博節度使
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憲宗遣度使魏
州宣諭興承僭後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
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
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後唐薛廷珪初仕唐昭宗乾寧中為中書舍人晉太祖初平王行瑜歸藩天子册封晉王以廷珪為册使廷珪富文才好為篇什遇物屬詠獻詩於太祖嘉賞其才酬以幣馬復命

論薦

夫輔軒之使巡郡國而采謠俗蓋中古之制也非有精敏之識公忠之節固不得預茲選焉乃有高視廣聽簡才擇能或觀其表而知其賢或聞其言而壯其志或著尤異之績或馳清白之譽或當官強毅寇盜靡興或布政寬和黎民用乂以至敦固其行溫麗其

文偃息乎衡茅隱遁乎林壑咸用推薦場于王庭卒能叶力事經亮采邦國為時俊傑耀焯來裔知人之鑑於是乎在夫如是則勞之以四牡之詠褒之以上賞之明不為覲媿矣

漢暴勝之武帝時為直指使者督課郡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進賢冠帶攝具劔古者劔首以玉作毋鹿盧形土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數古今大劔木首其狀以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褒衣博帶褒大裙也言著也帶環而又著玉珮也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若今通各也門下欲使解劔不疑

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

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
躡履起迎履不著跟曰躡躡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問當世所施

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

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請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又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

遷為被被皮陽令故子乘時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

車與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質鐵也欲斬人皆伏於鐵上也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

威震郡國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

特有所寬以明恩貸貸猶假也言饒假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

言豈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

都尉

鄭寬中元帝時為博士使行風俗時益州刺史王尊

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服其威信寬中舉奏

尊治狀遷為東平相

後漢杜喬順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巡察兗州表奏太

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馬日磾獻帝時為太帝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

辟孫策表贈懷義校尉

趙岐為太什與平初衛將軍董承表遣岐使荊州督

祖暉時北海孫嵩亦寓於荊州刑州牧劉表不爲禮
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其爲青州刺史

宋孔默之玉歆之文帝元嘉中俱兼散騎常侍巡行
四方上宣威將軍陳南嶺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
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忌私
安約守儉允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
在民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
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堅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
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疋穀五百斛浦熙
國道各賜絹三十疋穀二百斛

沈演之元嘉中爲楊州治中從事史時東土饑文帝
遣演之巡行所在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
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煥見紀於前叔
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
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凶非
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隄隳壞洪流迅激勢不
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旣還立縣邑獲全
經歷諸縣訪覈各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幸
帝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

梁樂詢宋孝武孝建中爲散騎常侍巡行風俗時吳

郡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行隱於剡之瀑布山三十年詢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

隋梁子恭開皇中為使者至齊州以別駕趙軌考績連最狀上高祖嘉之

宇文弼仁壽中為刑部尚書巡省河北引儀同郭詢為副

十弘為吏部尚書持節巡撫山東以邢州刺史陳穎理行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夷揚

唐劉祥道太宗貞觀中為巡察使時幽州司馬蔣儼以善政為祥道所薦擢為會州刺史

韋損為司勳郎中山劍黜陟使薦鳳州刺史嚴震理行為山南第一

閻立本高宗朝為河南道黜陟使時汴州判佐狄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

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李大亮為劍南巡察大使李義府祖為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

第補門下省典儀薛元超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兗州瑕丘人徐彥伯以

文章擅名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
周興則則天天授中為江南道宣勞大使表薦隱士
史德義徵拜朝散大夫守正議大夫

張修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蒲州倚氏人張嘉貞
為平鄉丞坐事免歸鄉里脩憲薦嘉貞才堪憲官請
以已之官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

以臣草策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
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

遷今卷僚與語

又云嘉貞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悅
還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
張修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使務有不決者意頗
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修憲召相

是皆以使事積時疑滯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
出其意外它日則天以問修憲修憲具以實對因請
以已官
讓與之

路敬潛中宗神龍初為河南道巡察使以青州長史
劉允濟為吏清白稱薦之

韓朝宗玄宗開元中為按察使通州刺史李適之以
強幹見稱朝宗為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

劉知柔開元中為河南道巡察使奏陳州刺史韋嗣
立汝州刺史崔白用兗州刺史韋元珪亳州刺史蕭

憲濮州刺史侯莫陳渙宋州刺史崔慎先汴州長史
崔鼎宋州司馬鄭崇順曹州司馬劉大明許州扶溝

縣令鄭博淄川縣令封措汴州陳留縣令鄭韜光豫州汝陽縣令明琇鄆城縣令薛昭徐州彭城縣令薛惟悌符離縣令綦母頤蘄縣令朱庭瑾滕縣令劉無玷宋州廬陵縣令崔昭鄭州新鄭縣令李光彥汝州郊城縣令張紹貞濮州濮陽縣令尹子正范縣令賀遂詳齊州亭山縣令趙懷敬青州臨淄縣令元孝問海州東海縣令元駿沂州臨城縣令徐嶠泗州連水縣令夏侯道等清白可陟之狀

李希言至德初爲江東採訪使肅宗卽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元載避地江左希言表載爲介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

李希卿代宗永泰中爲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奉命江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時孔巢父隱於徂萊山希卿薦授左衛兵曹參軍

趙贊永泰中爲黜陟使薦處士陳郡袁經授試拔書郎

劉晏大曆中爲鹽鐵轉運使薦越州人孔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授太常寺協律郎

柳載德宗建中初爲黜陟使以潤州刺史馬炫清白聞徵拜右庶子

李行修穆宗長慶中爲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鄉之至孝

舉劾

天節垂文著之於星曆皇華遣使垂之於風什故王者擇彼髦雋付之旌節俾循行郡國以采謹俗者焉乃有竭忠亮之誠勵方正之操彰善瘴惡威震於列城邁疆撫弱惠綏於黎庶職修事舉人無間言允所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漢蓋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後漢周舉爲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

風俗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

杜喬爲信中漢安元中以喬守光祿大夫使詢察兗州奏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雀瑗等贓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梁龔季父官瑗皆龔所善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馬聞威惠清忠各振郡國號曰八馬雷義爲守灌謁者使持節都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第五種桓帝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
害 王公府有清詔負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
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

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時

撲遜讓節儉此為四行

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
賊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復為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謹言滂奏刺史二
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所疑
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汗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
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
道以清若臣言有二當受顯戮史不能

晉桓彝為散騎嘗待時吳郡大饑郡守鄧攸表賑貸
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彝與虞驥慰勞饑人觀聽
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

宋王鎮之晉末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
鎮之衛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奏符旨鎮之依
事糾奏

後魏賀悅道武時封鉅鹿侯與北侯新安同持節行

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顥等皆伏罪州郡肅然
崔光孝文時以散騎嘗侍兼侍中爲陝西大使時華
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雪任
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
輒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游肇以散騎嘗侍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
罰分明

源懷爲車騎人將軍持節巡行北邊時賀若文于勁
勢傾朝野勁兄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汝野鎮將頗
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

官懷朔鎮將元尼湏與懷有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
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
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
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湏揮淚
而已無以對之懷旣而表劾尼湏其奉公不撓皆此
類也

于忠宣武時以太府卿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
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
常農太守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

賈綏慰百姓帖然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正元中出使州刺史李世哲
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貞民宅廣
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將堠上木人執節道穆繩
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

北齊趙郡王獻為河北巡省大使冀州治中羊肅以
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

隋柳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
免長史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
懼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

唐唐儉武德中為工部尚書并州道安撫大使先是
并州總管季仲文與突厥通謀率胡騎直入京師高
祖聞之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之又令儉安撫
太原權廢并州總管府追仲文入朝儉密奏太原沙
門志覺死經十日而蘇言多妖妄謂仲文曰公五色
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答曰關中十五邑上無事雒
陽亢陽不雨穀食騰湧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為計
今其時也高祖固疑之及儉使至又言於高祖曰仲
文信惑妖邪自應讖及言有龍附已即於汾州置龍
游府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歌誦事可汗甚得

其意可汗謂仲文曰我當以爾為回可汗令據河北之地又在州黷貨狼藉高祖於是令裴寂陳叔達蕭瑀等推治之事皆有驗

孫伏伽為大理卿貞觀二十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為務多所貶黜舉奏及使者還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因令褚遂良一其類具狀以聞太宗親自臨決牧宰已下以徵官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數百千人

顏真卿玄宗天寶中為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

元稹為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勅旨田宅奴婢却還本主其已貨賣亦贖今還稅外所徵配並禁斷其見任刺史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勢均跨據飾智李行修穆宗長慶二年為宣撫使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賊犯時以為奉使得人

宜引文類賦以爲奉對得人爲句可汗令拔河北
柔遠發經宗疑歎立平爲宜懸對至既既乘風史李
賜珠陳史各歸爾氏替伴以書不送
額本節是才資費衣輟令豎旆於前燔燭禁燭其
一萬正千東送水千貫米並有否燧會田字双歌陪
田字一百一十一派效駁二十小人跡長燔草四十
餘南東川前與對氣斷靈錄空山甫華八十八
武新爲溫察潘史憲宗元味四辛奉對東置
與陳啟奏文尺策三十辛不齒天丁筆便
市交兵對首瀨或派裝母率二十小軍對會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八

敏辯第一

古者誦詩三百可以專對奉命出境未嘗受辭蓋以
其周知物情可利社稷之意也若夫勢均跨據飾智
相高義有睦鄰交修盟好往來行李靡間於干戈申
答情禮備述於樽俎務全國體爰騁口才應機而言

罔俟終日或徵古義而求勝或引時事以為優緩頰
 抵掌殆乎燥吻雖論難之鋒起必逆折而響從至于
 譚戲之間猶存去就之分又乃宣威殊俗漸以身教
 昭示惠信指陳禍福革其偏強之心誘以嚮慕之道
 苟非大雅端方博達慷慨之士或取辱焉蓋使乎之
 任斯為難矣

漢隋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至虞

今宋州虞城縣是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者謁者隋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
 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

南至大宰主之

淮南大宰作內主

三日不得見何因說太宰

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

使

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質銀也言伏於鏹上而斧斬之

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大宰迺言之王

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

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

牌版也築杵也

以

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也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

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

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

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掃者為盡舉之今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斂手曰拱言

成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提

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

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負加也加于身上若王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

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

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

梁在楚深入敵國八九百里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

漢之中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

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不足者使楚兵勝漢則諸侯

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

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

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仗劍而歸漢王

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

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

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在淮南王所也方急

責布發兵隋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

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構結也言皆楚之事

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母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詩人皆謂其口辯居左

右嘗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

使賈賜佗邛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魍結箕踞見賈音魍

惟結讀曰髻惟髻者一析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

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皆父母之歸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正亦

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分關據咸陽項籍背約

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矣然漢王起

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

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北面稱臣

郊迎謂出郊而迎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集猶成也屈

疆於此

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塚墓夷

種宗族

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

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言其易

于是佗乃蹶然起坐

蹶坐

驚起之貌也

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後漢陳遵初爲更始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

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

奇之遣還

蜀費禕先主時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

調無方諸葛恪羊衡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

爲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

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

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

之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

以堪明命然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六王勉

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董恢字休緒爲宣信中郎將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

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

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

爲禍亂矣諸君憤憤魯不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

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卽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黷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

伊籍字機伯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事無道之君勞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鄧芝爲尚書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宗預字德豔爲諸葛亮丞相叅軍亮卒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嘗預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後

爲屯騎校尉復東聘吳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
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
遺預大珠一斛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
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
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李密字令伯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
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願爲人弟
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
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吳鄭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
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
殿下託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爰爲海內率
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
備甚慙慙

陳化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醜嘲問曰吳魏時
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
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
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
是以文王能興于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
還禮送甚厚大帝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

屬

沈珩爲西曹掾文帝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嘗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譚語終日珩隨事嚮應無所屈服

趙咨爲中大夫使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几器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文帝善之又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豫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北人敬異大帝聞而嘉之拜騎都尉

紀陟爲光祿大夫後主遣陟與中郎將弘璆如魏陟
璆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
旣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
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旣至
魏帝見之使僉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
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晉文帝饗之百僚畢會
使僉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
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
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
聞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

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
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
風寒亦數處耳文帝善之厚爲之禮

張儼使晉車騎將軍賈克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
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晉張淳愍帝時爲涼州牧張駿治中從事初駿遣傅
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淳稱藩于
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
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維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

於平陽反皇輿於雒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先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旻忘食枕戈待旦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郭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之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琊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

俞歸爲侍御史使涼州拜張重華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嘉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從此

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涼州牧張駿遣參軍王騰聘于前趙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而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嘗如今日可也若政教延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鄴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前涼韓博爲張天錫從事中郎與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于晉大司馬桓溫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前秦闢負梁殊俱爲符生征東符柳叅軍生聞涼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負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冲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

與符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

年而語哉張先楊勅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况也矐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西河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止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弗可保也矐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

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雒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矐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河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

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權曰古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直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彊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

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雍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鄒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嘗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崑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

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權歎曰此事決之至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瑾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王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秦張構與梁裴爲姚興使燉煌拜沮渠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裴等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爲後者何也構對曰儁檀輕狡不仁欸

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諸鼎味切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雒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慤勤固讓不欲居故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構曰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南涼麴梁明爲秃髮利鹿孤記室監利鹿孤既紹兄位使梁明聘于段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

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歲幼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系已爲是紹見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關尚爲僞檀叅軍姚興遣使拜僞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僞檀以興之盛又密圖始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羗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

史嵩爲僞檀西曹從事時姚興署僞檀車騎將軍涼州刺史僞檀遣嵩聘于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嘗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何從得之嵩

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頊者實繇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戎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自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與悅其言拜騎都尉

南燕韓範仕慕容超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後秦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因降尊號遣範使於興及至長安興謂人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欬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人也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西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典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繇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

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辨
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
可謂使乎延譽者也韓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
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
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
王嘗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
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
張華爲慕容超僕射超以母在姚興所遣華與給事
中宗王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

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
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興廢
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
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
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兆此其驗乎興怒曰昔齊楚
競人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
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臣辱
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
母妻

宋張祚仕晉爲瑯琊王郎中嘗使符堅在陛下以手

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氏為人主謂陛下頭上有角堅大笑

南齊明僧勰初仕宋孝武大明中再使後魏于時新誅司空竟陵王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昨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司馬憲為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于北

崔慶遠朱選之俱為豐城縣公遙昌征虜參軍海陵王建武二年後魏孝文攻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慶遠選之詣孝文慶遠曰於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勞止孝文曰六龍騰躍儻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孝文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舍殿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舍殿孝文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惟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

同魚水武皇臨終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
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群臣之稽
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孝文曰
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
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
之誅其餘列藩二十餘國內列清階外典方牧哲婦
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定惟文母孝文曰如我
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寔未足全信孝文又曰雲
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書言有今日之事
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旣反情有愴然朕亦休兵

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
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
聖人不失其美豈不善哉孝文曰卿欲爲朕和親爲
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
二國交惡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錄聖衷孝文曰朕
來爲復遊行鹽境此去雒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
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孝文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
遠曰卿主旣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
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
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藩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

賢霍光亦捨漢藩親而遠立宣帝孝文曰若爾霍光
自為君當復得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宣
帝立與不立義帝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
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
下孝文大笑明日列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
施衆僧絹五百疋慶遠選之各袴縵絡帶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六

敏辯第二

梁徐陵為湘東王詔室兼通直散騎嘗侍使魏魏人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
當錄徐嘗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北魏始制禮儀
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収大慙

後魏燕鳳初爲道武代王佐長史時前秦苻堅遣使
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
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嘗有并吞天下之志
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卽退走安
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
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
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
所以嘗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
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大
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

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嘗大集畧爲蒲川
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秦玉漢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以儀觀之垂
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
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爵稱代王東與燕世
爲兄弟儀之奉使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感
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
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
李孝伯大武時爲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
彭城宋文帝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

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
執其隊主蒯應宋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
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帝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
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并遣自陳蕭
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來與不應曰自來又問今
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
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其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
且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
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
也暢曰君何得見識李孝伯曰既涉北境何容不識

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
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
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
上嚴備今遣暢送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
正可施於彼國何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
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
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
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
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
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

場克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嘗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何以此相矜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嘗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且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

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塗有勞李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桃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曰魏帝知欲垂見嘗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耳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从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湏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

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日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哺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主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掌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被九捨落在

殷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各有所宜曰鹽是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味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作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問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

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忠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十疋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僭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照孝伯曰永昌王自頃嘗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嘗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鄒山之險彼之所馮前鋒始得接手雀邪利便爾人宄將士倒曳出之至上丐其生命今從

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縣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敗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亦使

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言是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刈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無相捍拒此自上繇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道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仄

步南寧若辦城固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唯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真蕩定有期相代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李彪孝文時爲散騎嘗侍使於南齊齊遣其王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乃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旣賜燕

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
茲已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
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
北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
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
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茲訓之厚德報
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
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備從群議
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替可謂亡禮之禮繪言大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

許人繪言百官摠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
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覽其事三王
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
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覽益遠軌軒唐彪將
還齊武帝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閒
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不彪
答言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齊武泫然曰清都可邇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
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瑯邪城登山臨水命群
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一
敏辭二
奇其蹇諤

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諷孝文延與中爲著作郎使
江南應對敏持難言不與故而南人頗稱機敏滑稽
東魏李諧爲衛將軍梁武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
以諧兼散騎嘗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梁遣其主客
郎范肯當接諧問肯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肯答曰我
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
郎肯答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濬務
誠得事宜繇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肯答曰自顧菲
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肯問曰今猶尚暖北間

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
多少肯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
若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肯曰雒陽旣稱盛
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嘗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
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肯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
何爲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
隆替肯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
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雒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
是排諧亦何足道梁武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

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
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
備啓梁武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
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
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效
梁武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
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縣衡
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雋宗室之
秀縮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
譽民英戮力禪輔侍中高岳侍中孫勝勲賢忠亮宣

當不貪一鎰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
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嘗之士易已骨肉
之親使臣猶爲不可何以聞諸朝廷文帝慙恧久之
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嘗禮及杲還命引
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後爲車騎大將
軍時陳將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
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
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於陳論保境
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
通和本欲救患分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若曰陳

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遂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民狂狡。曾未執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之與怨。亦足相嘗。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成。陳主負宸馮王。其恩猶在。且怨繇彼國。恩起本朝。

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謂之曰。今三方鼎立。各圖進取。苟有釁隙。實啓敵心。本朝與陳日敦鄰睦。輜軒徃反。積有歲年。比爲疆場之事。遂爲仇敵。構怨連兵。畧無寧歲。鷓鴣蚌狗。鬼勢不俱全。若使齊寇乘之。則彼此危矣。孰與心忿悔禍。遷慮改圖。陳國息爭桑之心。本朝弘灌瓜之義。張旃拭玉。修好如初。共爲掎角。以取齊氏。非唯兩主之慶。實亦兆庶賴之。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

唐鄭元璿武德中爲鴻臚卿時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元璿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

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濤責中國違背之事元濤
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
不能報元濤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其俗各異漢得
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
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
好國家必有重賞幣帛皆入可汗免有劬勞坐受利
益大唐初有天下卽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
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
卽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
邊亭息警烽火不燃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

故當非遠

相里立獎貞觀中爲司農丞使高麗初至平壤蓋蘇
文已率兵破新羅兩城其王遣使召之及將兵還國
玄獎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玄獎銜
命而來正爲此耳蘇文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
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高麗五百里城邑新羅皆
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獎曰旣往
之事焉可追論至如遼東諸城舊並中國郡縣高麗
今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
豈得違命蘇文竟不從

蕭昕代宗大曆初爲國子祭酒使廻紇廻紇恃功庭詰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難賞功無絲髮之遺况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爲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廻紇悔懼稽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廻紇自絕非我失信廻紇慙退加禮

盧羣德宗貞元中爲兵部員外郎時淮西節度吳少誠擅開决刀洧等水漕輓漚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從命又令群往詰之少誠曰聞此渠大利於人羣曰

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美少誠乃從命卽停工役群聰博有口辯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少誠歎伏之少誠又與群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嘗蒙隔在恩外群醉復歌詩曰祥瑞不是在倉米飯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忠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

劉元鼎穆宗長慶初爲大理卿使吐蕃路經河州見

其都元卽尚書令尚騎必兒云迴鶻小國也我以丙申年踰磧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卽破滅矣會我本國有喪而還迴鶻之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鼎云迴鶻於國家有救難之勲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得不厚乎

梁李振唐末爲太祖宣義節度副使天祐初太祖召振謂曰青州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馳騎以慈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卽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於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其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

以功還諭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讎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然豈以私怒害忠賢耶師範泐然大悟翌日以其族西遷太祖乃表振爲青州留後未幾徵還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爲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於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卽位於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

猛將解甲倒戈西盡其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
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
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南
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抗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
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歆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
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荆吳卽
余所未知唯岐下未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
端專謀跋扈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
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虜之強盛孰若僞梁曰
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北虜如蚤虱耳以其無害
不足把搔吾朝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
兵一較之衆則懸首橐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
終難絕類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
聞嚴辯對畏而奇之

姚坤爲供奉官先是契丹阿保機深貯亂華之志欲
收兵大興慮渤海踵其後一年舉軍衆討渤海之遼
東令禿儼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
嗣遣坤齎空函告哀至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
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謁見保機延入窮廬保機身長
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

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旣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豎冊令公請王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是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雒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如今漢土天子初聞雒陽有難何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

無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突欲在側謂姚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只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保機因曰理當須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犬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此嘗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

大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
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从矣自此得以爲
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掣俱有惡
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
將馬三萬騎至幽鎮已來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
要幽州令漢兒把投更不復侵汝漢界又問漢家收
得西川信否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六日收下東西
兩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卽位未辦送
來續當遣使至矣保繼欣然曰聞西川有劔閣兵馬
從何過得坤曰川路信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

四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劔閣如平地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六十一

卷之六百六十一

